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

勅撰

經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  
來告故書

**䟽**

注天火至故書  
正義曰得告則書

史之常例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為或言災或言火火大者曰災小者  
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公  
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為此注以異之

夏季

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  
母秋

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無傳四月  
而葬速

冬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

月無己亥經

誤歲鄭地

**說**

注在鄭至鄭地 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命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

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注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

是準約同盟之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

鄭伯之意耳經若重立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目

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其伐鄭而書同盟

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伯耳非

謂因伐而同盟者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鄭實不服

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貴此十

一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一城北其文與此同矣此經書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傳曰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杜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二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歷參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一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爲二非書經誤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

樂喜子罕

也爲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

**疏**

注樂喜至之政正義曰文七年及成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

之次皆云右師左師曰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最貴故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法當右師爲政卿今言司城爲政卿者蓋宋以華元是華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闕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爲政齊

任管夷吾魯任叔孫也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傳言以為政者以為經一火之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文鄭人請賊宋人獻玉接築臺之誣削向成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為政卿也下晉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子罕素相戒勅為備火之政也自伯氏司里以下巷伯微宮以上皆是子罕素戒之也其享祀之事是二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疏**

伯

氏至里宰 正義曰釋言云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是里為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鄰為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以里為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表火

火所未至徹小道

以來皆使此伯氏率里民為之

屋塗大屋

大屋難徹就塗之

陳畚揭具綆缶

畚箕籠揭

土舉綆汲

**疏**

注畚箕至汲器所以盛糧也宣二年注云畚以草索爲之

正義曰說文云畚蒲器

其器可以盛糧又可以盛土也論語稱爲山用箕是箕爲盛土之器故以畚爲箕籠也說文云揭執持也執持者執持此舉其臂如戟形故也其字從手謂以手持物也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舉土之物也綆者汲水之索儀禮謂之緇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緇爾西謂之緇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亦謂之罌罌可以汲水故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爲汲也

備水

罌**疏**  
罌

注盆罌之屬 正義曰周禮凌人春始治罌鄭玄云罌如甑大口以盛冰則罌是盛水之器知備水器者備盆罌之屬

量輕重

計人力所任

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

善守備

巡行也文度也繕治也行

**疏**

巡文城正

文巡行其城以丈

度之故云丈城

表火道

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

正徒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

**疏**

注華臣至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

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當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役徒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疏**

注隧正至救之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鄭云六遂內比閭

獲黨州鄉郊外鄰里鄉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愛耳尚書  
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別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  
外別之也郊內屬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  
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全離所守司徒令遂  
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救之華臣直言  
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上畜  
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  
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使華隄

討右官官庀其司

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

向

戍討左亦如之

向戍左師

使樂端庀刑器亦如

之

樂端司寇刑器刑書

疏

注樂端至刑書刑器知其爲司寇也

正義曰此人掌具也恐其爲火所焚

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人之器故以刑器爲刑書也哀三年魯人救火云出禮書御書書不名器此言刑器必載於



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之於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當書於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版爲刑器耳

使皇鄭命校

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皇鄭皇父充石

之後校正主馬工正



注皇鄭至其官

正義曰服虔

主車使各備其官

云皇鄭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

卿爲人之子大司馬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鄭掌此事皇鄭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爲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官出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庀武守者甲兵器械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

使西鉏

# 吾丘府守

鉏吾大宰也  
府六官之典

**疏**

注鉏吾至之典  
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

正義

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爲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其守劉炫以爲府守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閔討右官官在司向戍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摠令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爲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爲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以爲府庫而規杜非也

## 令司宮巷伯

# 傲宮

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疏**

注司宮至之事  
昭五年傳楚子欲以羊舌

正義曰

肝爲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宮奄臣謂奄人爲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

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六奄稱士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爲長則司宮當天子之內小臣也周禮又去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去正內路寢也釋宮去宮中巷謂之堂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去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臣其次即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爲內小臣旣無明文各以意說

### 一師令四鄉

### 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

去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卿爲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鄉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計右左師計左則左國之

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六二命四鄉正也費誓去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六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鄉況四鄉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爲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去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衆去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爲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

祝宗用馬于四

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

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疏

注祝大至非禮正

義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爲也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爲牲祭於四面之城以壤火也壤郤也郤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盤庚之爲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持祀之也祀盤庚不列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爲之土積則爲陰積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壤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隄正納郊保然後二師摠凡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持

命三官尤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敕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官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晉侯問於士弱

弱士淫濁之子莊子

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對曰古

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

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是建辰之月鶉火星昏

在南方則令民放火虛戌之月大火星出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疏**

注謂火至放火正

義曰昭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立此五官各宜其職封禪上公祀焉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之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去其

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臨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於火星又祭之右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配天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禮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燧掌行火之政今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治民隨國而爲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星爲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爲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

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爲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味爲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爲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辰謂之火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昷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爲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

陶唐氏

之火正闕伯居商丘

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闕伯于商丘

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

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

正陶唐至宋地 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爲陶唐

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爲代號也氏猶突也古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闕伯高辛氏之子遷闕伯于商



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辰爲大辰是辰爲大火也昭十七年傳去宋大辰之曜是火爲宋星也關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天火爲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去然則商丘在宋地也禮例去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或以爲漳水之南故殷虛爲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祀大火而火紀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俱以關伯明之

時焉

謂出內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

始代關伯之後



祀大火至大火

正義曰祀大火者居商丘祀大火

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去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疆界也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

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  
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寶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  
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柝木燕也星地屬  
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  
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為  
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  
分也又曰以害鳥祭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  
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  
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  
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  
也晉語云寶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  
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  
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  
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  
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宗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

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引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災祥而爲占者多得其効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以能測也 注相土至大火 正

義曰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述后稷土即有邠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邠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鬪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商昭八年

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是名宋為商之祖。釋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考。足湯之祖。宋之祖也。堯封陶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數出故。西人閱其禍敗。去代陶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

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義曰閱猶數也釁

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商人至道也。正

謂開隙也商人謂殷商之人為王之時數其禍敗之釁隙必始於火言其政教有失將欲致禍既開禍敗之釁必有火災應之地。今宋是商後亦如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道也。然殷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土居商丘祀火之故。故火之為災連及殷商之世也。傳唯言此而已亦不知爾時宋有何失而

致此。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公曰至知也

正義曰

愆夫必致火乎對曰在其君之所行道耳若時政小失天未棄之或下災異冀其覺悟或可常有火災也若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祥有所象似以戒之也國若無道災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

夏

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

薨於東宮

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

筮之遇艮之八

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三三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

皆以七八為占



注艮下至之八

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鄭玄云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

洪範言卜筮之法六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安國六夏  
般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  
事也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山之卜雜用連山歸  
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  
皆以七八為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  
也揲著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  
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下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  
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  
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  
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偽妄之書非般易也假令二  
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為用連山為用歸藏所云遇艮  
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為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辭  
先儒相傳六耳先儒為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  
占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  
空季子去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  
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

三三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  
三三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注震下至  
論之正

義曰震為雷兌為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去震動也兌  
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  
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易遇八者為不利故更以  
周易占變爻其爻乃得隨卦而論之所以說姜意也

其出也

史謂隨非  
閑固之卦

君必速出姜曰亡

亡猶  
無也

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易筮皆以變者  
占遇一爻變義

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



注易筮至折之正  
義曰易筮皆以變者

為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文獨變則得指論此文遇一  
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

摠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占此元亨利貞無咎是隨卦之  
彖辭也史言是謂良之隨者據周易而言故姜亦指官屬

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爲象象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隨象去元亨利貞無咎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柔動而適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爲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無咎過耳無此四德則不免於咎元體之長

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

雖隨無咎

言不誠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

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婦人卑於丈夫

而有不仁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

不可謂利弃位而姣

姣淫之別名

不可謂貞有四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

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傳言穆姜

辨而

**元**

元體至出矣

正義曰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

不德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去體之長彼去嘉

會足以合體此去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長也物得其始為衆善之長於人則謂首為元元是

體之長以善為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為衆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裁成乃名為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為體也君子體是

仁人堪得與人爲長體仁足以長人也身有美德動與體  
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己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  
也正而牢固事得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  
必然固不可誣罔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無咎今我婦  
人也而與於僑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  
仁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  
之亨也作爲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放於東宮不可謂之利  
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僑如淫狡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  
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無咎四德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  
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身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宮不能出矣  
注言不至吉事 正義曰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  
可誣罔以無爲有也如是乃得隨卦可得身無咎王明其  
無此四德而遇隨卦者乃逢淫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  
必有咎也穆姜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爲惡其意請隨爲惡  
卦故大雖隨無咎 注姤淫之列名 正義曰服虔請姤  
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

俗語謂淫爲然故以駁爲淫之別名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

以伐晉楚子許之于囊曰不可當今吾不

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隨所

舉不失

選

得所

官不易方

方猶宜也

其卿讓於善

讓勝己者

其大夫不失守

各任其職

其士競於教

奉上

其庶

人力於農穡

種曰農收曰穡

**疏**

注種曰農收曰穡 正義曰農是力田之名詩毛傳

去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稼者言如嫁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也此文穡無所對故以農爲種名其實農是營田之名種曰稼也

實農是營田之名種曰稼也

商工阜隸不知遷業

四民不雜

**疏**

注四民不雜 正義曰齊語四民者士農工商此傳言其  
士競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農  
唯有一工商在耳故以卑隸賤官足成其句杜言  
四民不雜通上士庶爲四非以卑隸工商爲四也 韓厥老

矣知營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 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 偃將上軍 韓起少於

欒廩而欒廩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魴起佐上軍

魴佐之 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

武新軍將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 勞職力競 當是時

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

吾既許之矣雖不克晉必將出師秋楚子

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

報也爲十年晉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

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營士甸門于

郭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共宮括曹人邾人從荀

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

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邾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疏斬行栗正義曰行

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栗周語云  
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  
甲戌師于汜

衆軍還聚汜  
汜鄭地東汜  
令於諸侯曰脩器備  
盛餼糧

餼乾  
歸老幼  
居疾于虎牢

病息  
肆  
注肆緩至

義曰肆訓為緩從罪人謂放赦之也將求民力開恩赦  
罪放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為放鄭囚案傳未與鄭

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獲非有所犯不  
得謂之肆皆也不書圍鄭者此肆皆圍鄭是號令之辭耳

鄭人聞而逆服  
鄭人恐乃行成  
中行獻

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

蘇子崙經也若楚  
救鄭鄭復屬之

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也

吾三分四軍

分四  
軍

三

注分四軍為三部

正義曰賈逵以為三分四軍  
為十二部鄭眾以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

二則一部人少不足充敵此從鄭說分四軍為  
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不能也

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

來者  
楚也

於我未病楚不能矣

晉各一動而楚  
三來故曰不能

猶愈於戰

勝聚  
戰

暴骨以逞不

可以爭

言爭當以謀  
不可以暴骨

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艾息也言當  
從勞心之勞

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

鄭服故言同

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

發

子國公子嘉

子孔公孫輒

子早公孫薑

子矯公孫

舍之

子展

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門子卿之適子

疏

注門子卿之適子

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

當門者也是卿之適子為門子也

晉士莊子為載書

莊子士弱載書盟書

曰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如違盟之罰

公子駢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介猶聞也

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

使

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

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墊隘猶委頓底至也

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

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亦如

此荀偃曰改載書

子駒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

公孫舍之

曰昭大神要言焉

要誓以告神

若可改也大國亦

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  
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  
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  
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  
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遂兩用  
載書

晉人不得

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  
五日晉眾三分其軍各攻一門

閏月戊寅

濟于陰阪侵鄭

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  
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

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

**疏**

注以長至消津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爲門五又月當

爲日也晉人分四軍爲三番以二番爲待楚之備一番以攻鄭之門一番一門以癸亥初攻每門五日積十五日欲以苦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消水之旁故知陰阪消津也衛氏難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去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去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旣言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

日番別攻門五日三五十五日明口戌寅濟于陰阪上下  
符合故杜爲此解蘇氏又云案長曆夏十年十一月丁未  
是二十四日十一月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  
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除  
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  
爲長歷於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

也 次于陰口而還

陰口鄭地名

子孔曰晉師可擊

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

不可

傳言子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

君以生

沙隨在成十六年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

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疏**

注歲星至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

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冠成人之

服故必冠而後生子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

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

也。以金石之樂節之

以鐘磬爲舉動之節

以先君之桃

處之

諸侯以始祖之廟爲桃

**疏**

君冠至處之禮之大者當祭以告神故有裸

正義曰冠是嘉

至之禮以祭祀也國君無故不徹膳故有金石之樂行禮之時爲舉動之節也冠必在廟故先君之祧處之也既行禋享祭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諸侯之冠禮亡唯有士冠禮在耳其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爲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公冠篇於七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案此傳文則諸侯十二加冠也又云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親迎于涓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注裸謂至君也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案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裸即灌也故云深謂灌也酒也深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曰享

故云享祭先君也劉炫云冠是大禮當備告羣廟注諸侯至焉禘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為禘天子有二禘鄭玄

云禘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禘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禘是謂始祖廟也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禘諸侯五廟則禘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禘者禘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禘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禘大夫之廟亦以禘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

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

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今衛獻公之曾疏注成公至所處正義曰成公是獻公曾祖衛所處公曾祖衛世家文也服虔以成公是

衛之曾祖即云禘謂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禘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為三鄭之豐氏

豈得立曾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言從衛所處  
排舊說也以晉悼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裸直之儀

歸魯乃祭耳

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

與晉成故

子

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  
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  
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

也質主也

**疏**

注質主也

正義曰質之為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彊是從二

辭俱以告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



言之瑞也

瑞符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神臨之明

神不蠲要盟

蠲，潔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

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名。楚大夫。

疏

注中分鄭城中里名。正義曰言入盟是城盟也入城而言盟地知是城內里名。

楚莊夫人

卒

其王母

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

息民魏絳請施舍

施，恩惠也。舍，勞役也。

輸積聚以貸

輸，盡也。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

散在

亦無困人

不匱

公無禁利

與民共

亦無貪

民

禮讓行

祈以幣更

不用性

賓以特牲

務崇省

器

用不作

因仍舊

車服從給

足給事也

行之期年國乃

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

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

吳于柤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

**疏**

注吳子至楚地

正義曰成十五年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魯衛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去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

五年戚之會曰天序鄩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晉以諸侯往彼會之故曰會吳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闕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為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夏五月甲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

午遂滅偃陽

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



注偃陽至

曰遂

正義曰偃陽妘姓傳文也鄭語云妘姓鄩郟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祖會而遂滅偃陽雖

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祖因會祖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

公至自會

無楚公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荀勗書不親

兵也

**疏** 注荀勗至兵也

正義曰傳稱荀勗伐秦而經不書勗知勗不親兵以師告也

秋莒人

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

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疏**

注齊世子至滕上

正義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

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邾玄去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焉之嗣也十九年傳去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祖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遠避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

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

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州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疏**

注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

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匪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云賊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

成鄭虎

牟

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成虎牟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成而不叙諸侯

楚公子貞帥

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

壽夢吳子乘

**疏**

注壽夢吳子乘云壽夢發聲吳盛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

正義曰十二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

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未言之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

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

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注**

注吳子至六日正義曰言先會諸侯則是會期未

到故知吳子未至而諸侯自會也相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從東道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徒自

相會遇也本非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此注則吳子未至亦未赴於柎而上注云吳子在柎諸侯往會之者吳子元遣告晉言已至柎而已非晉侯自期於柎召吳子使赴也戚之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成九年閏月爲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炫曰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

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

厚與光俱不敬

弃社稷

也其將不免乎

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

夏四月

戊午會于柎

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疏**

注經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

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  
行而已盟會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  
豈得即書會也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  
或追記發國之初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祖以其經傳不  
同乃知春行夏會其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  
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  
淵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  
是即書會日也此蓋舊無定法史官不同故立文異耳

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

宋以

常事晉而向戌有賢  
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

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丙寅四  
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

董父孟獻子家  
臣步挽重車以



大雅卷之十一

二十一

十一

從師 **疏** 輦重如役 正義曰重者車名也載物必重謂之

管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

也宣十二年解已具之 士門焉 見門開 縣門發 郕人紇挾之以出

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 紇 郕邑大夫仲尼父

舉縣門出 縣門至門者 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

在內者 **疏** 如門施闢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

之諸侯之士攻偃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郕人紇挾

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 紇為郕邑大夫公邑

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古

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叔

梁紇也服虔云扶掖也謂以木概挾縣 狄虎彌建大

門使舉今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

秋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百人爲隊

**疏**

秋虎至一隊正義

曰鄭玄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罔圓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及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人爲隊相傳爲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孟獻子

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詩邶風也

主人縣布董

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偏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

隊則又縣

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主人嘉其勇故辭謝

不復

**疏**

蘇而復上

正義曰宣八年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

董父隊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綠布上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帶其斷布以示勇

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

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火兩從丙寅至

庚寅二十五日故曰父

請班師

班還也

知伯怒

知伯荀罃

投之以机

出於其間

出偃句之間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二事

伐偃陽封向戍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

既成改之為亂命

女既勤

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

守

無武功可執守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

然克矣

謂偃句將言爾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不任受女此責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

寅

月四日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躬在矢石間

**疏**

注躬在矢石間

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鏑引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措矢貫

之石者以證石為箭鏑若石是箭鏑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為矢也周禮職金凡國

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去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

去下礮成雷擦殘木碎是也

甲午滅之日

八月

書曰遂滅偃陽

言自會也

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疏**

注言其至之也

正義

去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二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特去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之意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伐行兵容可舉而伐兩國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句於會始請則偃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也是尤其從會行也釋例去會以訓上下叙德刑遂滅偃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之事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則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偃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

以與向戌向戌辭

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

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疏**

光啓寡君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  
其靈光以賜寡君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

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疏**

注桑林至樂名

正義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

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教爲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爲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爲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上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護別名無文

可馮未  
能察也

荀罃辭

辭諱之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

魯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魯有禘樂

賓祭用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疏**

注禘三至侯樂正

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護以二十九年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馬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

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熒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爲禘祫各異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刁引過謬之事以誚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爲士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

可乎

言俱天子樂也

舞師題以旌夏

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

表識其

疏

舞師題以旌夏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

正義曰舞師樂人之帥主

行列



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晉  
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

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崇

於上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

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閒閒疾差也以偪

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疏

謂之夷俘正義曰昭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真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非

夷而謂之夷知其諱倂中國改名之也莊三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倂既不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故諱之謂之夷倂

偃陽妘姓也使周

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

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疏**

注霍晉至王命

正義曰霍是舊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爲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去與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晉侯以偃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偃陽宗族賢者繼嗣偃陽之後令居晉之霍邑以奉妘姓之祀依鄭語及世本皆云偃陽妘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

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  
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  
人爲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晉霍人邑名也  
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霍邑大夫猶鄆邑大夫稱鄆人訖蓋  
使爲晉附庸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

勇力

生秦丕茲事仲尼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六

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

宋地庚

午圍宋門于桐門

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罃伐秦報

其侵也

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

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

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

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

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戊子孫文子卜追

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 **疏** 注繇兆辭正義曰周

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去頌謂繇也

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

答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曰

北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

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蒯孫林父子

秋七月楚

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疏**

注於魯至未聞 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照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爲恥被伐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蕭宋邑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

災乎師競已甚

競爭也

周猶不堪競况鄭乎

周謂

天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

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

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

我東鄙

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弔

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今

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

己酉師于牛首

鄭地

初子駟與尉

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禦牛首師也黜

損尉止獲又與之爭

獲囚

子駟抑尉止曰爾

車非禮也

言女車猶多過制

**駟**

注言女至過制前已減損其車復去爾車

正義曰

非禮明是仍嫌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當幾乘從軍之車未必制有定限于駟心憎尉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爲過禮制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

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

**疏**

注洫田至族田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

正義曰考工記匠人

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一仞謂之澮然則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爲異耳皆於田畔爲之故六田畔溝也爲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爲此田洫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小司徒去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去此

都鄙采地之制也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

徒以作亂

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

於是子駟當國

出

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

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死

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

書曰盜

言無大夫焉

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子西聞盜不做



而出

子西公孫  
夏子駟子

尸而追盜

先臨尸  
而逐賊

盜入於北

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

盜

子國

為門者

置守

庀羣司

具衆

閉府庫

慎閉藏宇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千二百七  
十五人

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

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尉翩尉止子  
司齊司臣子

子孔

當國

代子  
駟

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自羣卿諸司  
各守其職位

以受執政之法  
不得與朝政

**疏**

注自羣至朝政 正義曰於時鄭伯  
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

一人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已  
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  
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與  
朝政今其權柄在己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專  
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  
政之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  
恐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子孔若為此法即是自害  
其子子孔之子亦當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  
依舊法舊法若父死子代子產即  
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為卿

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

子孔欲誅  
不順者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

書

既止子孔又勸  
今燒除載書

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以難

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

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

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

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

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

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逼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

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

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削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

于鄭以

**疏**

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侯戍虎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虎牢之內亦應

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又已屬晉非復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人既有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遇楚而復叛八年之間一南一北至於數回晉悼慮其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善其本心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還繞也陽陵鄭地

楚

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

武子荀罃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

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

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

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

子矯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

言有成去之志

從之

將退不從亦退

從猶服也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

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以退楚

宵涉潁與楚

人盟

夜渡畏晉知之

欒黶欲伐鄭師

伐涉潁者

荀罃不

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

不如致怨焉而還

致怨爲後伐之責

今伐其師楚必

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

勝負難定

不可命以必克

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鄙而歸

欲以致怨

楚人亦還

鄭服故也

王叔陳生與

伯輿爭政

二子王卿士

王右伯輿

右助也

王叔陳生

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欲奔晉

殺史狡以說

焉

說王叔也

不入遂處之

處叔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

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爭曲直

王叔之宰

宰家

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屬大夫

坐獄於

王庭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勾聽之

王叔之宰曰篔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

其難爲上矣

篔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

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

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難

**疏**

注平王至大難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有七姓也瑕禽言伯輿之祖是七姓之一言其世貴也

其祖爲王主備犧牲以共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恃賴之  
言其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  
世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  
用騂尚書洛誥六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諸言騂皆是  
赤牛則知此騂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旌  
旗之用故其字從从从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

曰世世無  
失職若篚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

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

今自王叔之相

也政以賄成

隨財制政

而刑放於寵

寵臣專刑不任法

疏

刑放於寵

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於寵臣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師旅之長

皆受賂

疏

不勝其富

正義曰勝訓堪也言財多故不可用盡不能堪此富

吾能無篚



門閭竇乎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唯大國圖之

圖猶議也

下

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直

**疏**

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

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禽自去己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去正者不失下之直也劉炫去七年傳去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

左亦左之

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疏**

天子至左之正義曰人有左

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宣子知伯與直故從王之所助也

使王叔氏

與伯與合要

合要辭

王叔氏不能舉其與

要

之使王至其契 正義曰周禮鄉士職六辭其獄訟  
**辭**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為其罪辭如

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取罪狀為其要約之辭如今劾事也  
漢出名斷獄為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  
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辨  
答伯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

為軍注增立至為軍 正義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  
**疏**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

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  
舊時獨己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

之故古作三軍也杜見其以三攻二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禮夏官序文

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

**疏**

夏四至不郊正義曰此四

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去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疏**

注卅子至進之正義曰劉焯以為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為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去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為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

上耳劉炫無所依馮直去先  
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

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而書  
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

無傳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

晉遂  
尊光

會于蕭魚

鄭服而諸侯  
會蕭魚鄭地

公至自

會

無傳以會至者觀  
兵而不果侵伐

**疏**

注以會至侵伐 正義曰劉  
炫去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

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  
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  
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  
事故云不果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  
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

良霄公孫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

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疏**

注魯本至改作正義曰

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一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去公徒三萬鄭玄去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

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性前言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彊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注詩公徒三萬，以爲三軍。鄭荅臨頌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軍者，鄭隨問而荅。當以詩箋爲正。蘇氏又云：蒐于紅韋，車千乘，所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與前解異也。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

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遽興出軍多少量敵彊弱勅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帥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去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爲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膏肓何休以爲左氏說去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去左氏傳去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去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杜說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稅也

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

**疏**

注征賦至家屬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王制去市

廩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經典之文通謂賦稅爲征故去征賦稅也往者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己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爲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冀望穆子亦便於己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

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

制貢賦必重

**疏**

注政者至能堪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政在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

故憂不能堪

若爲二軍則是次國若作三軍則爲大國六國之制貢賦必重故去霸主重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爲也魯爲三軍二軍國之大小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穆子知季氏將



復變易  
故盟之

乃盟諸僖闕

僖官之門

**說**

注僖官之門

正義曰釋官云僖門謂之

闕孫炎曰巷舍間道也李巡曰闕巷頭門也以此知僖闕是僖公之廟門也

詛諸五父之

衢

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民衆

三子各毀其乘

壞其軍乘

分以足成三軍

**說**

注壞其至三軍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

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

以采邑之民以爲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一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公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

私乘故也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

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役入季氏者無公征

不入者倍征

不入季氏者則使  
公家倍征之設利

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  
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疏

季氏至倍征  
正義曰其乘之

人卽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  
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  
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  
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己耳民  
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  
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  
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賦稅而  
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

孟氏使

半爲臣若子若弟

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  
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孫氏使盡爲臣

盡取子弟以  
其父兄歸公

疏

孟氏至爲臣正  
義曰昭五年傳追

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爲己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

**不然不舍**

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

盡爲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

其故而改作也此蓋

**疏**

制軍至本言

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盟詛之本言

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民以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爲臣以上是序事之辭不然不舍一句是要契之語故云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盟詛本言不必應詳具但史家畧取其意而爲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

亡

幾近也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疾急也

晉疾

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言當作何

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固與晉也

子展曰與

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

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

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

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

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

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

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說**東侵舊許正義曰昭十二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

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為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林父

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

地向地

在潁川長社縣東北

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爲右還焚陽宛陵縣西有瑣候亭

園

鄭觀兵于南門

觀示也

西濟于濟隧

濟隧水名

鄭

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

不慎必失諸侯

諒敬威儀謹辭令

諸侯道敝而無成

能無貳乎

數伐鄭皆罷於道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蒞年

蒞積年數而不分災

毋壅利

專山川之利

毋保姦

藏罪人

毋留慝

速去惡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獎王室

也 獎助

或閼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

川

二司天神

**疏**

注二司天神

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也 二司知其為天神也 觀禮諸侯觀于天子

為官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方明者木也 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文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 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 鄭云明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 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 名山之名者謂五嶽四鎮也 名川謂四瀆也

羣神羣祀

羣祀在祀典者

先王先公

先王諸侯之太祖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之  
比也先公始封焉

七姓十二國之祖

七姓齊魯  
衛鄭也

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  
杞妣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疏**

注七姓三  
誤也 正

義曰十三國爲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  
不以大小爲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去晉主盟不  
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於稱踐土之盟去晉重魯申  
於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  
字誤也劉炫難服虔去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  
神要人身不自數己不在盟故叛必遠豈有如此理哉

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

國家

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旅於秦

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



丙子伐宋

鄭逆志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

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鄭人使良霄大

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

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

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

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

以為讖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彘為介故不書

**疏**

注書行至不書正義曰釋例曰使以行言言

以按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責也是以

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忠  
意於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  
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  
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  
因于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婁以同外內大夫  
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  
外內以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竈喜之  
屬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  
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  
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  
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  
行人以罪之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人則稱行  
人若皆無罪也鄭人先遣告楚乃從諸侯故  
傳在會先也經在會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  
執在蕭魚會下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二盟不書不告

十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秋史失之

**疏**

注經書秋史失之正義

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為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經史官失之也

庚辰

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

不相備也

禁侵掠

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

公

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

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鄭人賂晉侯以師

惺師觸師蠲

惺觸蠲皆樂師名

**疏**

注惺觸蠲皆樂師名正義曰樂師稱師下

賂以樂知此三人皆樂師惺觸蠲是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鐘鐃磬即云三師鐘師鐃師磬師謂惺能鐘觸能鐃蠲能磬也然則鄭人以師茂師慧賂宋者又能鐘乎能鐃乎三師必是能鐘磬者要不可即以名次配言之

**廣**

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

**疏**

注廣車至耦也正義曰皆是兵車而別爲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處異也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軌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居遂爲名及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第二筭爲練一筭爲奇是淳爲耦也

**凡兵**

車百乘

他兵車反廣

**疏**

注他兵至百乘

正義曰

則凡兵車百乘者更合言純廣或軌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純十五乘更以他兵市七十乘增純廣共爲百乘耳知

非輓廣之外更有下乘而云輓輓廣者以上既言廣車輓車下云凡兵車百乘言凡是輓輓之辭故知輓上輓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輓車者以廣車輓車甲兵備足自外之車甲兵不備又別有車名非輓

也 廣歌鐘二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疏

注肆列至二枚正義曰

以肆為列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篋也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為肆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虞古今皆同其虞不可分也虞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為全單為半也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為編縣也下

云及其罇磬者罇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懸之非編焉也  
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  
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  
肆及其罇磬則罇磬亦二肆肆之為名實由鐘磬相對但  
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罇磬數與之  
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  
也知色別各三十二  
枚也歌必先云云同

及其罇磬

罇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

十六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四年

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諧亦和也

疏

八年至之和正義曰服虔

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  
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鄆三也八

年會于邢丘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祖六也又  
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黃魚  
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孔晁云不數  
陳與成鄭虎牢餘為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  
相應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

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

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樂

旨君子福祿攸同

攸所也

便蕃左右亦是帥

從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疏**

詩曰至帥從正義曰詩小雅采芣之篇也言

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國也以有樂美之德政故為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數來在其左右亦於是相帥而來從之也

夫樂以安德

和其心也

義以處之

處位以義

禮以行之

行教令

信以守

之

守所行

仁以厲之

厲風俗

而後可以殿邦國

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

曰居安思危

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

規正公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



寡人無以待戎

待遇接納

不能濟河

渡河南服鄭

夫賞

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注司盟至之制正

義曰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載之載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注禮大夫至賜樂

正義曰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禮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洗梁北西面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鐘磬

秦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可以賜之秦庶長

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

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

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

從輔氏渡河

與鮑交伐

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

也

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

台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五年會於戚公不

與盟而赴以名

**疏**

注五年至以名

正義曰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

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盾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通其義故爲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

冬楚公子貞帥

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

救台遂入鄆

乘勝入鄆報見伐

取其鐘以爲公盤夏

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

卒

壽夢吳子之號

臨於周廟禮也

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

吳始通

**疏**

注周廟至曰禮正義曰杜以下文周廟也於周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

所出王廟知爲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廟積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

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爲

非禮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吳子而傳發例者以吳始通公能依禮故於此

言禮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

於城外

**疏**

注於城外

向其國正義曰禮奔喪之記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喪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

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向其國張帷而哭之耳

同姓於宗廟

所出王

**疏**

同姓於宗廟 正義曰此即周廟也但發大例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

所出王之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諸異姓亦當於祖廟 同宗於祖廟 始封君同

族於禰廟 父廟也同族 謂高祖以下 是故魯爲諸姬臨於

周廟 諸姬同 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

之廟 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 文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 冬楚子囊秦庶

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取鄭在前年梁國睢 陽縣東有地名揚梁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

於晏栢子栢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

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

人

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

妾婦之子若而人

言非適也

無

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

遺女若而人

**疏**

及姑姊妹

正義曰釋親去父之姊妹爲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

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蓋父之姊妹爲姑姊妹之姊妹爲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取其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

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

齊侯許昏王使陰

里結之

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

魴之辱禮也

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

秦嬴歸于楚

秦景公妹爲  
楚共王夫人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

禮也

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  
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疏

秦嬴至禮也  
正義曰此事不

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共王以成元  
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  
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昭元年秦鍼奔晉傳六其母曰弗  
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注去父母既  
沒歸寧使卿者父母並在則身自歸寧若父沒母存  
身不自歸則亦使卿寧也杜去父母既沒連言之耳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一